

期海飞鱼著



# 猜猜 我有多爱你

一部有关在爱与成全中  
自我拯救的故事。

最好的爱不是占有，是成全。

只有相互温暖，  
不计代价地付出，  
才能抵挡欲望的奴役，  
才能收获最真挚的幸福。

Guess  
How Much  
I Love You

猜猜

我有多爱你



期海飞鱼 / 著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猜猜我有多爱你 / 期海飞鱼著. -- 北京 : 新世界出版社, 2017.5

ISBN 978-7-5104-6244-3

I. ①猜… II. ①期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76885号

## 猜猜我有多爱你

---

作 者: 期海飞鱼

责任编辑: 黄 倩

责任印制: 李一鸣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(100037)

发 行 部: (010)6899 5968 (010)6899 8705 (传真)

总 编 室: (010)6899 5424 (010)6832 6679 (传真)

<http://www.nwp.cn>

<http://www.nwp.com.cn>

版 权 部: 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[nwpcd@sina.com](mailto:nwpcd@sina.com)

印 刷: 北京亚通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mm×1230mm 1/32

字 数: 390千字 印张: 11.875

版 次: 2017年5月第1版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04-6244-3

定 价: 42.00元

---

###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 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: (010) 6899 8733

下午三点。S期货交易所门口，一位年轻男子边走边对身边的助手低声吩咐：“我刚收到消息，裕泰有意把江南度假村放盘，给我查一下什么价位以及都有什么竞争对手。”

“好的，周总。”助手的话音未落，收并购负责人小跑着跟上，“周总，我们是不是要收购江南度假村？”

“嗯。”被称为周总的男子应了声走向那辆蓝色跑车，刚打开车门，裤兜里的手机就响了，他接通：“欧兄？好，我知道了……你等我马上过去。”说完他坐进车内道，“我现在有私事要办，你们各自去忙不用再跟着。”话声未落车子已疾驰而去。

私事？余下人员面面相觑，只好各自散去。

与此同时，交易所27层的远大期货公司，夏雨彤正在Q上和期友聊行情，突然“砰”的一声办公室的门被人推开，投资顾问欧阳枫大呼小叫地进来：“老大老大，你猜我刚才看到了谁？！”

夏雨彤好似习惯了欧阳枫的大呼小叫，有些不以为意：“谁？”

“周乔方非，天哪，我又看到了周乔方非！”

周乔方非？夏雨彤一怔，问：“哪个周乔方非？是周氏的还是方非基金的？还是……”她没有再说下去。她觉得她那位周乔方非不可能让欧阳枫如此激动。

“当然是方非基金的啊。”欧阳枫的眼睛亮得吓人，“前天方非基金举办的竞审会你不是让我去了吗，当时周乔方非只和我谈了一分钟就决定与我们合作，我……”

“你在哪儿看到他的？”夏雨彤打断欧阳枫的话，仿佛想印证什么。

“就咱交易所门口啊，那前呼后拥的，好有范儿呢。”说到激动处，欧阳枫满眼艳羨，“老大你说，我还要多久才能达到他那个层次啊？”

夏雨彤抿抿唇。虽然刚合作她还没见过方非基金的周乔方非，但此人七年前凭借期铜一战名扬国际期货市场，成名后虽低调隐入幕后，却创建了知名的方非基金。这层次连她都望尘莫及，就不要说才入行的欧阳枫了。

想到这里，她就笑了笑：“等你把客户亏损都赚回来了我再告诉你。”

“亏损……咳，我想起我还约了人……”欧阳枫边说边往外跑，私下代客操盘是他不对，可他炒单炒到神经痛了，亏损还没补回个零头呢。

被他这么一闹，夏雨彤也没什么心思聊行情了，看看表已快到闺蜜约好的见面时间，就关电脑提包准备离开。谁知她才走到电梯口，手机突然一震，收到一个短信：“在干吗？”

发信人那一栏的“周乔方非”四个字，让她的嘴角不自觉弯起：“在等电梯，闺蜜刚回国让我去请她吃饭。”

他秒回：“我也刚回国。”

她懂他的潜台词，但她仍忍笑打出：“明天见面再请你。”对她来说，周乔方非这个人，意味着过去一年的无话不谈、意味着电波传情的浪漫缠绵，也意味着——柏拉图式的爱情。虽然两人还未正式见面，但她通过电波已了解到他的个人信息：周乔方非，29岁，单身未婚，励志草根，名校毕业、艰苦创业。

交易所门口，等出租的人很多。夏雨彤刚走进等车的人群，就有一辆蓝色跑车急驶而来，车身猛地九十度打转，泊停在她面前，车窗缓缓落下，露出一张熟悉的面孔：“雨彤！”

欧锦鸿？看清来人，夏雨彤颇感意外地笑了笑：“欧总刚在Q里不是说要去郊外见朋友吗？怎么又来这儿了？”面前这位自去年认识就一直指导她交易技术至今的良师益友，曾一度是金融界的神话，虽婚后淡出媒体的视线，但仍被金融界的人列为旗帜。

“哦，我那朋友改了见面地点，路过这里，看到你就停一下。”欧锦鸿答得合情合理，随后又热情地问：“需要帮忙吗？”

看等车的人越来越多，夏雨彤点头，同时又坦然地解释：“我今天没开车，如果不麻烦的话，欧总可不可以送我到龙井村？我要尽快赶到那里。”

“当然可以，”欧锦鸿立即探身打开副驾驶座的门，“我朋友正好也在那边，快上来吧。”夏雨彤便不客气地坐了进去，车内非常干净，还有一股淡淡的Versace男香。

“对了，今天那边限单号，你的是？”看车子启动，她才想起问。

“放心，这辆是双号。”话一出口，欧锦鸿就赶忙岔开话题，“对了，雨彤，你这个副总下周就要扶正了吧？”

对这个即将对外公布的消息，她笑着点头：“假如没什么变化，应该是这样。”

“那你今晚有空吗？”

她直觉地摇头：“应该是没空。”苏黎是她三个闺蜜之一，回来单独见她肯定是有事要谈。按照以往的经验，不谈到晚上十一点是没可能停下来的。

“哦？那真是可惜了。”欧锦鸿满脸遗憾，“我有个基金公司的朋友本想介绍给你。”

基金公司的朋友……夏雨彤眨眨眼，大笔单子从她脑海中滑过，心里虽有些动摇，但一想到闺蜜她还是很义气地推辞：“真是抱歉了，今晚我实在是没有时间。”望着欧锦鸿热切的表情，她忽然想起这一年来他对她的无私帮助，心里到底是有些过意不去，“不如……下次吧？到时候我做东，请你和你那位基金公司的朋友一起吃饭。”见她语气坚定，欧锦鸿只得说好。很快，车子就到了龙井村。

夏雨彤提起包下车后笑着挥手：“欧总再见。”欧锦鸿刚回了句“再见”，就听放在口袋里的手机响了，掏出来一看来电显示上的人名，他的肩膀瞬间塌下去半边。

夏雨彤下车后正低头往前走，冷不防地被人一下子抱住腰：“好啊，背着我认识男朋友了？说，刚才那位开跑车的是谁？”

“金子？你吓我一跳！”夏雨彤皱眉推开闺蜜的胳膊，没好气道，“只是一个良师类型的‘期友’而已。”

金子是个漂亮的编剧，听完这解释，她编剧的大脑瞬间启动想象模式：

“嘿，现在流行师生恋，你与‘良师’后面的情节就该是杨过和小龙女了吧？”

“这怎么可能？”夏雨彤瞪她一眼，“他都名草有主了。”

“有主又如何？只要锄头舞得巧，哪有墙头挖不倒？”金子说完又想起什么，不由叹气，“唉，以你身后那些野火烧不尽的草来看，你是不会稀罕去舞这把锄头了。”

“好好，我说不过你，”夏雨彤举起手表示认输，但话锋一转，“苏黎回国了，她约我来这里见面，你要不要一起进去？”

“苏黎？哇，这厮一走八年，回来不先见他男神仲恺却单独约你，肯定是想聊些悄悄话，我还有相亲任务，你先去吧。”金子嘴上说得不在意，心里却咯噔一下：苏黎是她和夏雨彤、安安共同的朋友，突然归来避开她们只约夏雨彤……想干吗？

见金子不想去，夏雨彤也不勉强。好久没看到苏黎了，既然苏黎单独约她，那她正好有些事想向苏黎求证。

欧锦鸿返回公司，看到独自坐在沙发上喝茶的人，不由哀叹：“也就只有你周乔方非，才能这样奴役我。”

周乔方非抬头看他眼，对他的哀叹不以为意，只是开口问：“送到了吗？”

“用你的车，怎么可能会送不到？”没好气地说完，欧锦鸿把车钥匙扔过去，“她升职的事我已经搞定，任务完成得不错吧？”周乔方非握住车钥匙，眉峰微扬，却不发一言。欧锦鸿的目光掠过他那张高深难测的面庞，虽然大多时间他都是面容平静，神色疏离，但即便这样仍显得高高在上，与生俱来的强大气场将别人压得喘不过气来。

“还是瞒不过你，”欧锦鸿干笑，“我以为凭我的面子，加上你的基金公司身份，刚升职需要大客户的她肯定很好约，没想到我都明说给她介绍客户了，她却说……”

“今天没空下次再约？”周乔方非说完见欧锦鸿一脸被猜中的表情，讥诮就从唇边若隐若现，“嗯，这结果和你很相衬。”

“哇靠，你这是把我这一年的功劳全抹杀了？”欧锦鸿表情有些受伤。

这一年——他不但要在交易时间内务必在线为夏雨彤解答期货问题，还要24小时开机随要随传地把聊天内容截图给对面这个走火入魔的家伙。如果这家伙再



这么玩下去，他会不会被提前玩挂？想到这里，他连忙问：“周乔，你不会真看上她一个小虾米吧？”

周乔方非挑眉：“不配吗？”

“不是不配，就是之前的N多款美女你都是无动于衷，这次却……”

“想知道原因？”

“想、想、想。”欧锦鸿点头如鸡啄米。他本不是爱八卦的人，可对眼前这位令不少女人犯花痴流口水的男人的感情问题，他真的很好奇。

周乔方非忽然笑了一下：“今晚有个慈善酒会，一起去的话我再告诉你。”

慈善酒会？欧锦鸿一听几乎想抬手去抹额头的细汗。要不是一年前他陪周乔方非去参加那场该死的慈善酒会，周乔方非会鬼使神差地看上夏雨彤？不是周乔方非看上夏雨彤，他会为奴为婢这么苦？他赶紧说：“不不不，现在所有的慈善酒会，我都戒了……”

夏雨彤与苏黎聊了很久，分开回到她大学毕业就搬来独住的房子时，已晚上十点。洗漱完坐到床上，正翻看信息，就听到门铃响。打开门，见来人既是对门邻居也是欧阳枫的堂哥欧阳睿，不由一怔：“欧阳睿，你不是明天才回来吗？”

“事情办得比较顺利，行程就提前了一天。”欧阳睿笑着举了举手里的行李箱，“见你家亮着灯，我就过来打个招呼。”说完看她眼底有浓浓倦意，忙道了晚安。

重新回到卧室，想到明天就是一年之约最后一天即将和周乔方非见面，夏雨彤的心情无法形容。睡得不好，第二天起床时发现镜中的自己眼底青色隐现。为免一会儿回夏家老宅被家人念叨，她特意画了个淡妆。

收拾东西回家时，金子却跑了来。“我受够了这种相亲摧残！”金子进门就丢下包躺在沙发上嚷嚷，“如果将来我生个女儿，一定叫她幼儿园就开始培养竹马！”

她失笑：“如果生的是儿子呢？”

“那就从小定下童养媳！”金子理直气壮。

“还好不是指腹为婚。”她倒杯果汁递过去，“既然被摧残怕了，那遇到好人就嫁了吧。”



金子接过果汁却回赠一白眼：“凭啥让我先嫁？你都26岁高龄还不是和我一样单身？”知道这话题上说不过金子，夏雨彤笑着继续收拾东西。

金子则躺卧着边喝果汁边叹气：“哎，你说我遇不到好男人是因为我嘴毒心狠，可你是咋回事？你的做人姿态可是少有人及啊。”说到激动处，金子一骨碌爬起来挪坐到雨彤对面，“你看，别人恃才自傲，你却虚怀若谷；别人卖弄口才，你却多思慎言；别人拼命外显，你却韬光养晦；别人趾高气扬，你却不显不炫。可就是你这么好的女人，咋就蹉跎到单身呢？”

夏雨彤抬头看着金子约有三秒，淡声问：“你是不是有话要说？”

金子点头，不再迂回地直言：“秋飞扬回来了，目的有两个：一是和裕泰的孔二公子结婚；二是和她的仇人你对杀。”

“仇人”俩字让夏雨彤顿时无语。其实她至今仍弄不明白，曾关系不错的大学同窗秋飞扬，为何会在毕业前突然与她交恶？见她没有接茬的意思，金子不无感慨：“彤啊，万丈深渊终有底，唯有人心不可量，你可要小心这个报复心重到畸形的秋飞扬啊。”

夏雨彤挑眉：“你今天跑来，就为了提醒我小心她？”

“当然不全是了，”金子身子前倾，突然压低声音，“有人在查你。”

“什么人？”

“你想知道的话我受累去查。”

夏雨彤摇头：“不用了。”她自认无愧于任何人，没什么怕人查的。该说的说完，金子知道好友已有思量，想到自己还肩负相亲任务，只得哀叹而去。

送走金子，急着回老宅的夏雨彤没时间去回味金子的话。她是夏家唯一的孩子。她的职责不是吃吃喝喝、说说笑笑就是陪着全家人聊天。话题从国际局势跳到天气美食，再从金融危机转到律师界丑闻，直到家人各自午休了，她才功成身退地返回自己住所。刚一进大门，保姆就迎上来：“雨彤，中午有一位先生来找你。我说你不在请他改天再来。他说和你约好的。我打不通你的电话，就请他在楼上客厅等候。他就一直在那里。对了，他说他姓周，是你男朋友。”

嗯？夏雨彤听完这说辞，好一会儿才觉得能这么自称的，只有一个人！但他怎么会知道她家地址呢？就算知道怎么会不请自来呢？不请自来怎么会说是约好的呢？怀着一肚子的疑惑，她快步往楼上客厅走去。才走进门口，就在客厅的窗

台前，看到一抹高大英挺的身影。听到脚步声，他缓缓回身，修长的手指握着手机，整个人被午后阳光笼着。没有惊慌失措、没有羞怯拘谨，夏雨彤十分淡定地与他对视。

周乔方非微微加深了唇角的弧度，直直望着她。他的眼神深沉如海，其中划过一抹浓浓的欣赏：“美酒泛流光，雨彤映希琳……”这句他曾在电话里形容两人名字的话让彼此身份瞬间明了，夏雨彤抿抿唇，心里不得不承认：除了气质更优雅些、身材更完美些，周乔方非和她想象中的形象竟基本吻合。

“真是没想到第一次见面会是在我家里。”周乔方非望着她，好一会儿才低低“哦”了一声：“其实现在我们俩在哪都是家。”夏雨彤今日或者真是第一次见他，而他今日是第一百零几次见夏雨彤了？

去年今日的那个慈善酒会上，也许爱情就是这样，就在他看到她的第一眼……三秒钟之内，他就陷入了爱情。夏雨彤直觉上感到他话中有话，就避开这个话题，转而问道：“你什么时候到的？是不是在这里等了很久？”

“也不是很久。”周乔方非笑了一下，“我是来这小区看房的，无意中看到这里和你之前发的图片很像，没想到一问，竟然是你家，想到今天是我们约好见面的日子，怕你来回奔波，我就干脆进来等你了。”

夏雨彤顿时不知该说什么，看着他那双黑不见底的眼睛，过了许久她才发出声音：“那你吃过午饭了吗？”

“也不是很饿。”顿了顿，周乔方非笑着反问，“怎么，你准备好了？”

夏雨彤先是愣了一下，随即反应过来昨天说过今天见面请他，但她又不想承认是自己忘了，只得含糊道：“哦，就……小区边上的餐厅，24小时营业。”说完率先走了出去。知道她是忘了，周乔方非既没生气、也不点破，只是忍笑跟上。

到了地方，两人一落座，服务生就端来茶水并带了餐牌。作为请客的人，夏雨彤当仁不让地接过餐牌。周乔方非看着低头点东西的人，想起一年来的相识、相探、相知、相恋，突然明白自己的爱情之所以姗姗来迟，是因为冥冥中要等的就是眼前人吧？

夏雨彤点完餐忽然又想到什么似的说，“你半年前不是刚买过房吗？怎么又到我们小区看房？”

周乔方非不答反问：“你定的365天精神磨合期已经过了，给个评价吧。”

评价？夏雨彤几乎本能地想笑一笑，即刻醒觉场合不对而忍住。记得一年前她接到他的第一个电话时，以为是哪个脑子发热的追求者，为免被纠缠就随口说了个一年之期的约定，没想到，她自己也陷了进来。为了不让他太得意，她淡然扔出俩字：“凑合。”

“这么说，你有点……失望？”周乔方非第一次对自己这张脸产生了怀疑。

夏雨彤也学着他的不答反问：“如果你是女人，你愿意和你这样的男人交往吗？”窥破她的狡黠，周乔方非心神一荡，似乎一年来的煎熬与等待，与此刻相比，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，就一本正经回道：“喔，想都不敢想，哪有这种福气。”

这人……“那你怎么一个人剩到现在？”

“嗯，半个人剩到现在我怕吓着你啊。”

夏雨彤扯扯嘴角。与此同时她清晰地听到一声轻哂，虽一声即逝，然而是一种下意识的熟悉……她蓦地回头——还真是巧，隔着一张桌子，既是高中学长也是苏黎前男友的仲恺迎上她视线并没有回避，只是他的眸内含满……忧郁？嗯，她确定，那是忧郁！但仲恺只对她这个方向点了点头就结账离去。仲恺离去的背影，突然和夏雨彤多年梦魇中的一个画面交相重叠，没等她细想，就猛地被人从后面抱住，“哈，终于被我逮到了！”

听声辨出是神出鬼没的金子，夏雨彤连忙收拢心神先发制人：“人道一日不见如隔三秋，这才半日不见，你就想我了？”

金子撇嘴：“我想你的心，你心知肚明，说出来只嫌肤浅。”顿了顿，她抬手指向周乔方非，“这位……该不会又是‘期友’吧？”

“如果我说他就是‘期友’，你信吗？”过了365天考核期的人，也算期友吧？

金子也不接茬，直接看向周乔方非：“‘期友’，我可是夏雨彤自幼儿园起的铁杆闺蜜，在我面前，你是想自我介绍还是被迫招供？”

看出来人和夏雨彤关系不一般，周乔方非自然乐得自我介绍：“周乔方非，夏雨彤严加考验一年，才准予转正的男朋友。”

周乔方非？这名字好耳熟……金子突然想起前不久的《财经周刊》封面上，

那配有巨幅专访的周氏少董侧面全身照，竟与眼前容貌俊朗、举止高雅的周乔方非十分相像。“咦，你怎么和名人周乔方非不但同名同姓还长得那么像咧？”

“同名同姓的多了，何况长得像地瓜的通常都是土豆。”夏雨彤说完见金子要发飙，连忙补充，“好好好，我保证他不是你以为的名人，他是……”

“我是草根，暂时无权无势又无钱，但我有一颗努力奋斗让雨彤做幸福女人的心。”

“哎呦妈呀，你俩一唱一和是想虐单身狗吗？”只觉鸡皮疙瘩掉一地的金子夸张大叫……初次见面的气氛很好，有了金子的加入，那是好上加好得直把午餐吃成了晚餐。

结账后，三人步行回到夏雨彤的家门口。金子等周乔方非告辞离去后幽幽哀叹，“彤啊，第66次相亲失败的我无颜回家见母后，今晚只能在你家避难了。”

66……这数字让夏雨彤备感同情地拍拍她肩：“留你不是问题，可你回回相亲都以失败告终，早晚得被金妈妈炮轰得尸骨无存。”

金子不服气：“中国有十几亿人，我就不信选不到对的。”

“别傻了，选择题四个选项你都找不到对的，何况是大海捞针。”夏雨彤话音刚落，就见院中桂花树后突然走出一道身影——“雨彤！”

“欧阳睿？你怎么在这里？”夏雨彤表情意外，但心下却十分了然。有些事，她不是不懂，而是不能懂。

这就是传说中的狗血吗？才走了个正牌，家里还等着个备胎？金子幸灾乐祸冲雨彤低语：“我傻是么？那我看看聪明的你该怎么选？嘿嘿，欧阳多年来对你的心思你就不要装糊涂了。”说完也不看欧阳睿，转身就往院里跑去。

欧阳睿也好似没看到金子，只是漫不经心地问：“刚才那男的是谁啊？”

“今天下午刚认识的一个朋友。”夏雨彤觉得虽然与周乔方非柏拉图式交往了365天，可真正见面却是今天下午，这样说，也没错吧？

听到是今天刚认识的，欧阳睿的紧张缓和下来：“哦，我也是刚回来，看到你房间的灯不亮，就过来看看。晚饭吃了没？”

每个人都有个不为人知的习惯。他的习惯就是每晚回家的第一眼，先看向她家的灯光。“吃过了，你要上去坐坐吗？”夏雨彤望着他身后窗户上映出的身影……金子和欧阳睿？她突然想再次撮合他们。

欧阳睿好像窥破她心思，摇摇头：“晚上我还要看一份文件，你也累了，早点休息吧。”邀请没得到预期回应，夏雨彤也不生气。既然有了保媒拉纤的念头，先攻破金子也一样。

洗漱完毕，她和金子并头而卧。向苏黎、安安汇报完夏雨彤的恋爱消息，金子开始扮起八婆：“多久了？”

“一年。”她知道金子所指，能憋到现在才问，已经是金子的最大极限了。

“噢，我咋不知道？”作为被忽视的发小、闺蜜，金子的声音略微提高。

“你现在不是知道了？”

“现在知道还有毛用啊，快说他今年多少岁？情史如何？家住何方？家里有几口人？有几家铺面几家公司……”金子连珠炮似的问出一堆问题。

“今年29，历史清白，祖籍江南，出身草根，上有爷爷和父母，下无子男，铺面没有，创业型小公司一家。”一气答完，她盯着金子骨碌碌转动的大眼，“还有疑问？”

29岁、草根、创业男……这些字眼让金子犯了职业病：“不对，我总觉得实际情况应该和你了解的有出入。因为他举手投足之间散发的气质，一看就不是草根能有的。”顿了顿，她终是不放心地再问，“你确定此周乔方非不是彼周乔方非？”

夏雨彤抚了抚金子多疑的双眸，摇摇头：“你都让我确定一百单八遍了，我再郑重地确定一次，他真是草根。”

金子惊讶：“这些年那么多优秀男人追你你都不动心，咋就喜欢上一个草根？说个道理来听听，嗯？”

夏雨彤没有立即回答，认真回复完周乔方非到家后发来报平安的短信，才慢条斯理道：“喜欢本身就是没道理可言，如果能用道理可言的，那就谈不上喜欢。”

金子目瞪口呆：“就算你说得对，可要配得上你这个女王，他得有资本吧？”说完见雨彤露出鄙视的目光，连忙改口，“不过看他今晚的气场，应该很快就会成为与你般配的帝王了。”

“还有个更般配的介绍给你如何？”

“又想推销哪个歪瓜裂枣？”

迎着金子戒备的目光，夏雨彤语气缓缓，“欧阳睿，与你算绝配吧？”

“绝配？”金子忽地坐起来，“我呸！”

反应这么大？“……他得罪过你？”

“岂是得罪那么简单？”金子咽了口怒火，“还记得你上次请我和他吃法国菜吧？那天你点完菜就走了，而他在半小时的用餐过程里竟看了不下十次手表……最可恨的是在你走后他只说了三句话……买单、谢谢、再见！就是这样的人你还敢跟我提绝配？”这下轮到夏雨彤目瞪口呆：欧阳睿竟这么高冷？

“下次再敢胡撮乱合……咱俩友尽！”金子气哼哼地卷着被子转过脸去。

见金子发飙，夏雨彤连忙关掉灯光好生安慰：“不敢不敢，安了安了。”

翌日，欧阳睿一早就来敲了几次门，不过每次都是忠于职守的保姆迎接的。他知道夏雨彤周末有晚起的习惯，可想到中午还有推不掉的饭局，只得惆怅地离去。当时针指向十一点整，夏雨彤缓缓睁开眼，与此同时，她的电话也响了。接通后，周乔方非低沉带笑的嗓音传来：“睡得好吗？”

她“嗯”了一声，为免惊醒金子，就轻轻走到窗边：“金子在我家，你今天不要……”‘过来’二字还未说出口，就看到她家大门口安静地停泊着一辆黑色越野车，透过半开的车窗，看到周乔方非正在打电话。

“你不会等了一上午吧？”她讶异地问。

他笑嗓悠然：“我愿意等值得我等的人。”

她心跳加剧，仿佛怕他再说出什么让她面红心跳的话，忙躲回窗帘后支支吾吾地岔开话题，“金子最近很郁闷，昨晚一直说梦话想吃鱼翅，等我叫醒她一起去吃好不好？”

“好，你们慢慢洗漱，我先去顶上泰国鱼翅订位置。”

她慌忙收了线。金子睡眼朦胧地爬起来，洗漱完毕就不客气地打开衣柜选了一件无袖水蓝真丝及膝裙，虽然她穿上已经过了膝盖，不过搭上白色小西装也别有一番韵味。夏雨彤依旧是浅色牛仔褲搭白色T恤，闲暇时她一直喜欢简单地装扮自己。大门打开，看着风格迥异的两位女子走来，车内的周乔方非开门下车迎了上去。

“买一送一，不介意吧？”金子边上车边坏笑着问。周乔方打开后座车门，表示不介意。

“好，就冲你这度量，我给你加十分！”金子抬腿上车，下一秒却变了薄凉腔调，“不过，我发现你很懂得讨女生欢心，是不是曾练爱无数才练出一套好经验呢？”

“不找个会讨人欢心的，带出来岂不是给你添堵？”被带到副驾驶座的夏雨彤笑着解围。她不相信周乔方非练爱无数，那样岂不是侮辱她看人的眼光？

“哟，这么快就夫妻同心其利断金啦。”金子严重不满地抗议。

夏雨彤忍笑：“起床气这么大，刚才没喝蜂蜜水？”

“我喝了三鹿！”金子撇嘴，“咋的，你想重色轻友？”

夏雨彤摇头沉思：“你说起重色轻友倒是提醒了我，昨天在交易所正好遇到武二郎学长。他说有事找你，让我看到你时一定要给他打个电话。”说话间，她已拿出电话，手指娴熟地拨出一串令金子触目惊心的号码。金子又惊又怒：“你……”

武二郎是她们的大学学长，真名其实叫乌达郎，因痴缠金子多年而获得武二郎美誉。金子看见他都躲着走。这招，夏雨彤屡试不爽。“算了，电话改天再打，来来来，我们讨论讨论午餐都吃什么菜。”金子翻眼，刚说那话还不是帮她试探周乔？可结果呢？“你这厮坏得越来越有格调了。”

一路上，周乔方非平稳地开着车，车内气氛因两位女子的斗嘴而显得更好。而欧阳睿的车上，气氛可不是那么愉快。

坐在副驾驶座的秘书蓝翎侧头看着面色阴沉的欧阳睿：“中午和客户吃饭你不高兴？”

“你先斩后奏安排的饭局，我有什么可高兴的？”没有等到夏雨彤吃早餐，欧阳睿很失落，并且他对蓝翎今天的安排也不满意。因为他说过周末尽量少安排公事，可蓝翎总是公事公办地说出一些他无法反驳的理由。蓝翎本是他一个合作方的爱女，外表俏丽娇憨，实则是精明能干得让人惊讶。自从一年前合作一个方案后就坚持要做他秘书，他也欣赏她，仅是工作能力上的欣赏，和感情无关。

“哎，”蓝翎忽然指向对面，“那不是你的邻居夏雨彤吗？”

欧阳睿立即顺蓝翎手指看去——才发现前方那辆黑色越野车是早上在夏雨彤家门口见过的，而驾驶座上的男子他虽不认识却有几分眼熟，而夏雨彤正笑着和那男子说着什么，态度透着说不出的亲昵。她不是在家睡觉吗？怎么会出现在别



人车里？忍不住，他按了按车喇叭。可惜路灯忽然红转绿，夏雨彤未看到他，两辆车子就迎面错过。欧阳睿面色微变，正想在路口不管不顾地调头追去，方向盘就被蓝翎握住：“这里不能调头，你先开过去，我会告诉你他是谁。”

“你认识他？”

“认识。”蓝翎松开冒着冷汗的手心，缓缓道：“他是我外公的孙子。”她希望欧阳睿能全面了解夏雨彤身边的男人，这样，她才有机会攻下欧阳睿不是吗？

蓝翎外公……欧阳睿表情一怔，那不就是周氏董事长周全？那周全的孙子……

夏雨彤他们到达餐馆门口的时候，正是用餐高峰。侍者一看到周乔方非出现就立即迎上来打招呼，然后领他们到了一处环境不错的位置。顶上是江南专业吃鱼翅的餐厅，里面的服务员都穿着漂亮的斜肩旗袍，整个餐厅里充斥着都是异域情调。金子却似乎不受感染，还在想着怎么试探周乔方非。

看出端倪的周乔方非并不在意，落座后就让侍者拿来了菜单，微笑着问她们喜欢吃什么。金子唇角下压不吱声。夏雨彤想也没想，随口说了“特色菜”三个字。周乔方非听了之后，与站在身边的侍者低声说了几句，那侍者便收起菜谱和酒单离开了。

很快，就有一瓶餐前开胃酒、一份蟹肉炖的砂锅鱼翅端了上来。夏雨彤先帮金子盛了一份：“你尝尝味道较上次有没有变化。”金子侧身躲过，捂着嘴，悲悯的声音从指缝里流出：“吃鱼翅是人类最残酷的一种行为，你想想，把鱼翅割下来，再把鲨鱼丢回海里让它活活死去，是不是很残忍？！”没想到最爱吃鱼翅的金子突然变了口味，夏雨彤不由怔了一下。周乔方谦声道：“是我疏忽了。”然后示意侍者将那份砂锅鱼翅给撤了下去。

随后，又上来一道东星斑。金子立即指着盘子，脸上露出警惕的神色：“哎呦，可别说我没提醒你们啊，医学杂志上说了，东星斑吃多了，人可是容易抽筋的。”

最后，一人来了一盏白果炖燕窝。还没等夏雨彤拿起汤匙，金子又斜睨着夏雨彤，神秘兮兮道：“有位做燕窝的老行尊告诉我说，这世界上那么多燕窝，95%都是假的……”

夏雨彤侧首，视线迎上金子的无波眼眸。两人相视了有三秒。金子随即开

口：“你知道的，我这人最大的优点就是实话实说。”许是知悉好友心意，夏雨彤只对她点了点头，什么也没说，就放下了筷子。周乔方非好似适应力极强，并未对金子的找茬流露出半丝反感。结账出门时，金子又接到最高指示，抱孙心切的金妈妈给她安排了一个下午茶，据说喝茶对象是她们医院新来的外科博士生，十分抢手。

送金子赶到金妈妈指定的茶楼，夏雨彤紧跟着金子一起下车。站在茶楼门口，她恍然大悟：“难怪你在餐厅嫌东嫌西留肚子，原来你早就算到金妈妈会安排你喝下午茶？”

“我呸！是你想尽快甩开我这毒舌加电灯泡吧？！”

夏雨彤失笑，笑毕退后几步，一脸坏相地对着金子说：“其实多听从金妈妈的安排也不是毫无益处，至少可以让你交游广阔不是？”

金子白她一眼：“就我这长相，放在古代能撑起一座青楼，用得着交游广阔吗？”

夏雨彤故作惊讶：“你这是说你长得像柱子？”

金子无语，临转身前齿缝间才挤出六个字：“有异性，没人性。”有友如斯，她这算几生不幸？等夏雨彤重新坐回车内，周乔方非启动车子的同时笑问：

“下午带我去南屏晚钟吧？”

半垂的长睫定了好几秒，她才懒懒地问：“怎么想去那里？”

“很久没有回江南了，听说那里值得一去。”南屏晚钟真有这么大的魅力？夏雨彤狐疑地望向他别有深意的眼瞳，只得匆匆点头。

到了南屏晚钟，凉风徐徐吹过湖面，泛起一阵阵涟漪，接连成片的荷叶摇曳生姿，空气中淡淡的清新沁人心脾。而自从下车步行，夏雨彤觉得自己脸上就时不时的火烧云，而罪魁祸首，就是昨天下午才从柏拉图对象升级到正式男友的周乔方非。

走在湖边的青石路上，时不时就会被他握住手，夏雨彤只好再次抗议，让某人稍微注意些影响。周乔方非却一派坦然地继续握住她的手说——恋人就该如此，习惯就好！这话让脸皮本来就薄的夏雨彤彻底无语。本来说是只欣赏一下南屏晚钟，到最后不知不觉她竟然跟着他绕西湖走了一圈……而这一圈下来，已月上柳梢了。周乔方非绅士地问她晚餐想去哪里，不想走远的夏雨彤就随意指向